



【我遇見的輔大人】

朴秀仁（92學年度韓國交換學生）



「妳有沒有長過水痘？」

「嗯？」我還記得很清楚，二〇〇三年

九月九日，我剛到台灣的那段日子，韓國已經

可以說是秋天了，而且那天下著大雨，有一點涼快。

由於要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自己一個人生活，我可能一直有點緊張。而且突然提前幾天出國，得急著準備，上飛機之前已經累了。坐飛機從韓國到台灣，只需要兩個多小時。我一坐上飛機馬上就睡著了，然後聽到著陸廣播才醒了過來。到了，我，到台灣了。離開

大雨的韓國秋天到台灣，受到了令人窒息的大太陽歡迎了

！雖然天氣非常熱，我還是得辦一些手續，一出門汗流

得全身都黏黏的。幸好我住的文舍有冷氣，但是

可以開的時間有限，所以我只好一有了空

就跑到語言中心的「student lounge」

休息。



這樣努力地習慣在台灣的生活，再過幾天就快開學了。在原本一直沒什麼人的校園裡，人開始越來越多，而且安靜的宿舍裡也開始漸漸人聲鼎沸了起來，但是文舍1266室的另外三個床位還是空空的。九月十二日，有人開門了，走進來的人開口問我說：「妳有沒有長過水痘？」根本就不懂「長水痘」是什麼意思的我，只能呆呆地看著她。黑黑瘦瘦，臉上有好幾個小疤痕的女生看到我這樣的表情，困惑地閉上了嘴。過了一會兒，她開口了：「妳是…？」「啊，我是韓國人，是交換學生。」「喔，是嗎？妳有沒有長過水痘？」「…嗯？」法律系三年級的轉學生，南投人，黑黑、瘦瘦，二十三歲才長水痘。這是我剛認識小咪時，對她的瞭解。雖然要瞭解她的個性及其他習慣還需要不短的時間，但是我已經感覺到了我會跟她成為好朋友。



她和我在輔大的時間一樣長，或者可以說一樣短。我們總是一起去吃文園的麵包、文德餐廳的自助餐、仁園的咖哩飯、輔園的韓國拌飯和輔大冰淇淋等，還在一起散步校園，去濟時樓唸書、去聖言樓打電腦、去操場跑步、參加啤酒大賽等等。我跟著她去旁聽法律系的課，她為我解決學習上的問題，變成了對中文系課程很瞭解的法律系學生。她教我解釋的第一個詞就是「水痘」。從那時候開始，她一直是我最好的家教老師。她還為了能讓我好好地體驗台灣的生活，不辭辛勞地幫我安排，陪我去很多地方。我在輔大的歷史是跟她一起開始的，如果沒什麼意外的話，我在輔大最後的回憶應該也是跟她一起度過的。



除了出校園的時間之外，平常我的生活可以分成三個部分，就是上課、宿舍以及社團。因為我是交換學生，學校為了幫助我們吸收系上安排的課程，所以特別讓我們在語言中心上課。語言中心是從外國來台灣學習中文的外籍生上課的地方。可惜的是，我們班只由我們韓國交換學生組成，所以認識別的国家學生的機會比較少。但是下課之後，隨時都可以在「student lounge」看到各個國家的朋友，打招呼、聊天。雖然我們都來自不同的國家，外表長的不一樣，語言也不相同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都具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，就是想要學中文。所以可以互相瞭解，好溝通。其實，如果有人在旁邊聽到我們講話的內容，一定會覺得奇怪而好笑。可是對我們來說，雖然中文並不是母語，但是一個韓國人與南非人在台灣，可以溝通的最好方法就是使用中文了。





去年十二月，在淨心堂舉辦了語言中心學生的聖誕晚會，一個美國人和一個印尼人穿著旗袍主持節目。很多人表演自己國家的傳統舞蹈及歌曲，大家都非常認真且熱情沉浸在其中。對我來說，那真是一次開心又愉快的經驗。因為大家都終有一日會回去自己原本的國家，或許離開之後就不能再見面了，但是現在誰都不在乎以後會變成怎樣。現在所共有的這段珍貴的時間，儘量地努力學習，互相幫助，一起享受，這是十分值得的日子。

最近下課後，若是我沒有特別的事情或約會的話，幾乎都在社團辦公室裡。因為社團表演的日期已經快來臨了，所以我得加快腳步練習彈奏。一想到要表演的那一天，我會開始緊張起來。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，畢竟我才學了一個月而已。

我現在參加兩個社團，一個是天文社，另一個就是古典吉他社。我來台灣之前聽說輔大有很多種的社團，那時候我想一定要找個適合我的社團參加。

開學後，接近九月底的某一天，校園裡擺了好多攤子，比我想像的還要多。許多服務社、運動社、學樂器的、魔術、中醫，甚至連照顧流浪狗的社團也有。我真的覺得非常地有趣，打從擺攤子的第一天起，只要一有空就跑到那邊去逛。不過社團實在太多了，所以不容易做下決定，每當決定要參加其中一個時，就會捨不得放棄另外一個。但是因為剛開始的那學期，功課很重，所以不能同時參加兩三個社團。就這樣一直拖到了最後一天，我決定先參加天文社。其實這是有一點點衝動的，我原本對天文沒什麼很大的興趣，而且原來我一直考慮選的幾個社團裡面並沒有包含天文社在內，那究竟是為什麼我最後選擇它呢？其實我在第一次經過他們攤子時，就是覺得天文社好像也不錯，但是我連平常用的中文都聽不太懂，更別說那種關於天文的專門用語了，我一定不會懂得。

但是就在那時候，我遇見了他們的一個學長，其實他已經畢業了，而且現在的工作也非常忙碌，看他的年紀似乎也不小。但是一直到擺攤的最後一天，他卻都還在那裡幫忙，原來他是為了幫社團招募新生，而特地抽空跑過來的。這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，但是我發現並且開始羨慕起他們這樣深厚的感情，突然想加入其中並扮演起他們裡面的角色。結果，我的預感是對的，我的社團活動很愉快。

當然每個星期的社團課程我還是不太懂，但是每次都會有人在我旁邊幫我解釋，我總能多多少少拿到一些知識回來。除了這些社團課程及定期外出看星星的活動以外，我們也常常一起相約出去玩或者一起吃飯。





這樣過了一個學期，又過寒假，第二學期開始了。這學期我修的學分變少了，而且差不多也習慣了生活及學習各方面，感覺上比上學期輕鬆多了。我真的不想浪費我這麼有限短暫的時間，所以我決定了再多參加一個社團。但是好像在下學期社團是不會出來擺攤子的，所以我打算直接去尋找我的第二個社團。



焯焯館是很多社團的社辦聚集的地方。一進去裡面，就能看見四周貼滿了各種海報以及忙碌地走來走去的人群，有的站在走廊看社辦，有的在跳舞，有的在練習樂器，有的在開會，有的在寫字，有的在吹氣球、摺紙，有的在聊天、吃飯、甚至睡覺，真的是各式各樣都有。明顯地看得出來的事實是：歸屬感果然讓人安心、穩定。我本來想要學的是民謠吉他，於是我到四樓上去找到民謠吉他社。但是就在那個時候我看到了古典吉他社。是的，我先看古典吉他社的辦公室，裡面有一個人正在調音。我走了進去跟她談了一會兒，並且聽了聽她的音樂，我就這樣決定了要參加。我知道我這樣的決定方式會令人覺得太隨便，但是我總照著我的感覺在決定事情，而且結果幾乎都讓人很滿意的。

參加古典吉他社已經一個多月了，我覺得學樂器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透過音樂溝通。我們的上課方式是一個星期一次，由一個老師負責教一個學生的個別課程，另外還有一個星期一次的團練。學會彈一首新歌曲時的成就感；團練時，按照同一樂譜一起演奏出一首完整的曲目，這是我親自做過之前，很難想像的一種感覺。雖然我開始學彈吉他才一個多月，我也只學會最基本的，但是他們為了給我留下一個回憶，安排了讓我表演的機會，所以我非得再認真一點練習不可。

對我來說，在生活當中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人際關係，做什麼事情、過什麼樣的日子，很多結果都靠那時候有誰在左右著。所以，我能說我在輔大的一年是非常不錯的，我的室友、同學、老師、社團的朋友已經佔了我在輔大生活不可分的一大部分。我離開輔大之後回憶輔大時，一想起一個地方，就一定會聯想一起去的人；一想起一個人，就一定會想起跟她一起去的地方及一起做的事情。就是這樣，把地方、事情、氣氛和當時在一起的人放在一起，使我的回憶更堅固。

我遇見的輔大人，不管他的個性怎樣、怎麼認識，幾乎都對我很好，非常體貼。他們總儘量讓我參觀多一點的風景以及多品嚐一點台灣的美食，多瞭解一些台灣的文化。託他們的福，我的一年會過的舒服、精彩而且充實。在準備來台灣的時候，跟去年來輔大當交換學生的學姐見面了，她一直把輔大叫「我們學校」。那時候我覺得有一點好笑，只唸一年而已，怎麼這麼自然地叫「我們」學校呢？但是現在，我發現不知不覺把輔大當作「我」的學校的我，這是一點都不好笑的。很有可能，我回國後在跟下一屆的交換學生見面時，會把輔仁大學介紹成我的學校，很有可能。

這學期是我最後的一學期，我真的沒想到我會在外國結束我的學生身份，而且原本只打算當作一個經驗、一個學中文的機會的這一年，除了最先的那些打算之外，我還得到了好多美好的回憶。時間現在也不停地往前飛去，每一瞬間都很讓人捨不得，所以我打算好好地安排剩下的時間，好好的享受，當然要跟他們在一起。想到回韓國可以見到家人和朋友，就覺得開心而期待，但是卻又馬上開始想念這裡。如果我在韓國，很難得的遇到睡大午覺的流浪狗或長水痘的小姐的話，我一定會想到陽光普照的，我的，輔大。

51

